

诗歌是深层次文化交流的理想载体

——访彝族诗人吉狄马加

□本报记者 黄尚恩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率领青海民族文化代表团近日到西班牙和阿根廷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在西班牙期间,青海民族文化代表团在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大美青海——民族文化艺术展”,随后与科尔多瓦市共同签署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西班牙科尔多瓦国际诗歌节合作交流协议书》。在阿根廷,举行了吉狄马加西语诗集《时间》首发式。吉狄马加回国后接受了电话采访,他表示,诗歌是深层次文化交流的理想载体,两个诗歌节之间的合作将促进中西诗歌的互相借鉴和学习,推动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灵

“诗歌节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创办于2007年,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三届,累计已有近60个国家的诗人参加,第四届诗歌节将于今年的8月7日至12日举办。科尔多瓦国际诗歌节是欧洲最重要的诗歌节之一,也是西语国家诗人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到今年已经是第十届。由于近几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加之近年来中国和西语国家间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科尔多瓦市政府倡议两个诗歌节之间应加强联系,于是双方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书》。之后,双方将互派更多的诗人参与对方的诗歌节,同时还致力于鼓励和推动两国诗歌作品的翻译出版以及汉语在西班牙、西班牙语在中国的教学推广。在吉狄马加看来,西班牙语文学对中国作家、诗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小说和诗歌这两方面。比如,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迦、拉菲尔·阿尔贝蒂等“二七一代”的诗人,还有西班牙本土以外的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像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尼古拉斯·纪廉、奥克塔维奥·帕斯等,都受到很多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的喜爱。但是,由于翻译人才的缺乏,双方在文学交流上并不充分,对对方的文学现状并不是太了解。因此,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要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吉狄马加介绍说,同科尔多瓦国际诗歌节开展合作之后,诗歌节组委会就可以更方便地与当地的诗人取得联系,邀请更多的西班牙语诗人参加诗歌节,同样,也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参与西班牙的文学活动。这样,两个诗歌节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促进两国诗歌界的互相了解,从而推动两国出版业的进一步合作。另外,在今年8月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举办期间,将会举办《从聂鲁达到博尔赫斯——一条隐秘的文学之路》展览,会把聂鲁达和博尔赫斯的一些遗物、珍贵的照片和资料拿到青海展出。随后,还会将这些展品送到北京,与北京塞万提斯学院合作,继续展出,以扩大诗歌节的影响。

目前,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世界十大国际诗歌节中已经排在了前列。为了让“国际”两字变得更名副其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确定了这样一条邀请诗人的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让不同意识形态背景、文化背景的诗人探讨在物质主义时代如何对抗精神的困境。”诗歌节根据不同的主题邀请不同的诗人与会,尽量让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优秀诗人都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让吉狄马加高兴的是,每一届与会的诗人中,国外的诗人都占到四五成,而且邀请来的“真正重要”的国际诗人越来越多。大家就论坛所设定的主题进行发言,促进了不同民

族诗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从2009年开始,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还设置了“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扩大了诗歌节的国际影响力。第一届的奖项颁给了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第二届颁给了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今年是第三届评选,获奖者为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和美国诗人西蒙·欧迪斯。吉狄马加说,“往届获奖者只有一个,而这届却有多个,这是因为今年的候选人在评选中票数比较接近,经过评委的讨论,决定由两人一起分享。颁奖典礼将于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期间举行。”另外,由于诗歌节是隔年举办,青海去年还举行了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帐篷圆桌会议作为补充,邀请近40位国内外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就各民族诗人在当代世界语境下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使命、各民族文化之于当今和未来人类生存的意义等话题展开了热烈探讨。吉狄马加表示,这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提升诗歌节的国际化视野,促进中外诗歌之间的交流。

“应重视诗歌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在组织和参加一些国际诗歌节的过程中,吉狄马加越来越感受到诗歌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他说,现在每个国家都很重视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对于国家来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越来越渴望自己的文化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认可和吸收。但是,我们在对外推介中国文化的时候,搞了一些比较大、很热闹的活动,但不一定完全被人接受。如果把一些场面很大、很热闹的活动表面浮华去掉的话,留给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不同国家和民族进行交流的时候,通过诗歌进行沟通可能会更容易相互理解。因为诗歌直接来自于人的心灵,而这些诗人都是他们民族的符号和民族的代言人,诗人所表达的往往都是他们民族心灵世界里最真实、最感人的东西。”

吉狄马加认为,诗歌是深层次文化交流的理想载体,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文化背景、哪一种宗教信仰,都有很多人热爱诗歌。现在全世界有很多民族很重视诗歌的对外交流,他们把本民族中优秀诗人的重要作品推荐给世界各国去,让更多的读者阅读。其实诗歌就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密码,读者阅读一个诗人的作品,就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接纳一个民族的心理,从而对这个民族产生认同感。就目前来说,“通过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可以更好地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的美好心灵以及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

但这必然会涉及到语言和翻译的问题。每一个民族的诗人大都用着自己的语言写作,把诗歌翻译成另一种民族的语言,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吉狄马加谈到,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世界上还是有众多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不同国家的文字,被别的国家和民族阅读。中国这些年的诗歌翻译也相当活跃,一代一代的翻译家为读者呈现了许多国外重要诗人的诗作,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些民族的“心灵秘史”。现在,随着我们国家影响力的增强,外国作家了解中国当代诗歌的渴望要比以前更强烈,需要更多的作家从事诗歌翻译。另外,诗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也变得更加有必要,这不仅仅是出于增进民族间

的相互理解,更在于文化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对于当代诗人来说,继承民族的传统是重要的一方面,向外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诗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吉狄马加看来,诗歌创作和阅读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美学活动,非常古老又非常年轻,诗歌会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被不断创造、欣赏下去。只要有人类的精神生活存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就会愈久弥新。而出于一种相互深入了解的渴望,通过诗歌进行的交流也不会停止。

“我的诗要力争表达一种人类意识”

西语诗集《时间》在阿根廷的首发,让吉狄马加的外文诗集又增加了一种。他目前已经拥有德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韩文版等约15种外文诗集,这在当代诗人中应该算是比较多的了。这是吉狄马加第二次出版西语诗集,之前他曾在委内瑞拉出版过一个版本。据介绍,这本诗集精选了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164首,由委内瑞拉诗人何塞·曼努埃尔·布里塞尼奥·格雷罗翻译,由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审校。诗集选取的主要是表现诗人生活背景,包括舞族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作品,也有一些涉及到国际题材的作品,比如对和平的赞颂等。

为诗集撰写序言的阿根廷诗人罗伯特·阿利法诺表示,吉狄马加的诗歌是在不同语境下创作的作品,但对阿根廷读者而言,每首诗的内容和精神他们都能理解和读懂,能用心感受到,因为他的作品是献给人类、自然和生命的。这与诗集译者在评论文章《远在天涯,近在咫尺》中所说的几乎一致:“吉狄马加内心深处拥有与我们拉丁美洲诗人同样的情结。”这和吉狄马加自身的创作理念密切相关,他自己曾说,“大诗人的作品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必须具有一种更广阔的人类意识,哪怕他写的是一个小小的部落,他也要透过这一部分人,表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至高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的诗要力争表达一种人类意识。”

而波兰诗人玛莱克·瓦夫凯维支这样评价其诗作:“吉狄马加在自己的诗歌里证实了他是世界公民,这不只是他到过许多国家、认识了当地人民……他没有在那些地方刻意寻找差异,而是寻觅到能够使人更加亲近的因素,因为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吉狄马加认可这样一种评价,他在自己的诗作中关切人和土地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生存状况。他说,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良心,它除了见证这个时代,还必须捍卫真理。

也正是这些“带有共性”的诗学追求让吉狄马加的诗歌能够在国际上被较为广泛地接受。但是,他更认为,一个诗人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永远不能被别的声音所替代的。所以,他虽然借鉴普希金、桑戈尔、洛尔迦、帕斯等人的诗作,但是更注重从自己民族的传统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语调。

谈及最近的创作情况,吉狄马加表示,虽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完成,但是作为一个诗人,必须要不断有新的作品出来。他现在正在构思一部部长诗,间或也会写一两首短诗,试图在作品中思考民族的精神走向,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显示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本报讯 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发布《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白皮书用一系列数据 displays,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

白皮书说,国家编制实施了《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55个少数民族有515个代表性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少数民族524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个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先后建立。18个少数民族项目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白皮书说,少数民族语言受到特殊保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21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播音。全国共有170多所学校使用21个民族的29种文字开展双语教学,在校生达600多万人。2011年编译出版的民族语言教材达3665种,总印数达4703万多册。到2012年5月,民族自治地方有广播电台73座,节目441套,民族语节目105个;电视台90座,节目489套,民族语节目100个。截至2011年底,出版了23个民族的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另外,有84种民族文字报纸,223种民族文字期刊。

白皮书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有各类文化机构50834个,其中包括图书馆653个,文化馆784个,文化站8153个,博物馆385个。另外,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5.1亿元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项目,在全国28个省市区600个村寨开展试点。

(新华)

少数民族服饰及民族肖像画展举办

本报讯 日前,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与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在首都国际机场共同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及民族肖像画展”,向国内外旅客生动展示了中国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魅力。该活动作为“文化国门”项目之一,是我国加强对外文化宣传工作,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新探索。该展览共包括55幅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精美肖像画和55套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服饰。由国内知名画家创作的少数民族肖像画通过丰富的色彩、明快的线条、生动的人物表情,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各少数民族人民鲜明的民族性格。55套风格迥异的民族服饰做工精细考究,堪称艺术精品,直观展示了各少数民族不同的服饰特点、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特色。

此次展览得到了国家民族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展览将在首都国际机场展出一个月。(欣闻)

向更广阔的文学领域进发

——裕固族当代作家访谈



想探讨民族地区生态变差的原因何在。我曾在《西部散家》《格桑花》《飞天》等杂志发表作品,但从2000年开始,我从创作转向搞研究,文学创作这一块就搁置了一段时间。但我想,我很快会回来的,想多写一些散文。

问:开始创作时,受到哪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姚清德:普希金、波德莱尔、海子的诗歌我都很喜欢。特别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当时市面上买不到,我就到图书馆去抄,中午连觉都不睡,最后抄了整整三大本。最近,我关注裕固族的民间文学,特别是歌谣。我一直想把裕固族民间文学的一些元素加到我的诗歌中来。

杨玉剑:这个很难具体说清楚,非常多。就裕固族作家来说,贺继新、铁穆尔的作品都很优秀,我常常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贺老师每次喝酒的时候都会朗诵诗,特别有激情。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才更加认定自己选择的道路。

杜曼·扎斯达尔:我觉得张承志、阿来的作品写得特别好,表现出自己民族最根本的东西,体现了真诚而深厚的民族情结,我应该不断向他们学习。另外,鲁迅和贾平凹的作品我也读了很多,收获也很大。

问:“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钟进翔:我比较喜欢搜集本民族地区所发生的故事,然后把一些简单的事件扩充到小说中。《紫沙漠》写的是真实存在的“东河子事件”,表现民族之间的矛盾

与冲突。还有《白骆驼》《白房子黑帐篷》《红女人》,都是有实际发生的事情作为底子,然后加入自己虚构的成分。我都在构思一部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裕固族的变迁史,难度很大,但我会坚持写出来的。但是,现在民族地区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够只执著于过去的生活与风俗,也要关注当下生活的实际情况。

姚清德:我对本民族的感情很深,所以就写本民族的东西。我当时是怀着发扬民族文化目的在写。因为裕固族作家太少了,所以要写自己手中的笔,多宣传我们民族的文化。我希望读我诗的人,对裕固族的草原文化有一些了解,对裕固族的生存环境有一些体会。

玛尔简:裕固族只有一万多人,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个民族一直延续下来,这就是一个奇迹。而且,我们的语言保存得很完好,是一种重要的活化石,我觉得很自豪。我小的时候经常听我的姥姥讲一些故事,加上后来自己读了一些东西,了解了一些裕固族的民间文化。例如,裕固族古老的民歌《莎莉马克》就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杨玉剑:少数民族作家就应该写本民族的东西!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在你心里沉淀下来了,你的骨髓里面就有的东西有什么不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精华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运用。其他民族对裕固族可能不是太了解,至少不会像对藏族、蒙古族那样熟悉,所以我们这些作家就应该尽量把本民族好的东西传播出去。这两年来,裕固族作家在创作中有着一个总体特点,就是大家都围绕着自己的民族的东西写,想着怎么把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

杜曼·扎斯达尔:在我的作品中,充满着万物有灵的思想。每次太阳从雪山的云影里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神圣,甚至

想流泪。这是我作为一个裕固族作家的“根性”,但是我想,我应该从自己民族走出来,以整个人类的角度去看待万物,来学习和审视自己民族的传统。

问:如何评价裕固族当下的文学状况?

钟进翔:在裕固族作家中,好像写小说的并不是太多。较早写小说的裕固族作家是杜曼,他后来也不大写了。现在年轻的写小说的很少,但是写诗歌的特别多。我觉得这是因为诗歌篇幅比较小,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经历了事情有了感悟就可以写出来了。诗歌的繁荣确实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但是也要看到,一部分人并非是真的写作者,他们只是凑热闹而已。

姚清德:我觉得裕固族当代文学现在势头很好。在创作方面,铁穆尔、达隆东智、钟进翔、玛尔简都很活跃;在评论方面,在钟进文等学者的倡导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玛尔简:2009年,在第五届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评选中,我们裕固族有10个人得奖,其中铁穆尔获一等奖,苏柯静和我获二等奖,贺继新、杜曼、达隆东智获三等奖,还有好几个获优秀奖,这反映了裕固族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裕固族的中坚作家有贺继新、铁穆尔、杜曼,比较年轻的有达隆东智、钟进翔等,总体来说,整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杨玉剑:贺继新、铁穆尔是上世纪80年代涌现出来的作家,正是他们把一大批人给带动起来了。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文学杂志,大家通过这个平台互相交流,感觉越来越像一个整体。而且,近两年肃南县对文学创作,对作家队伍的培养开始重视起来了。

问:对裕固族文学的发展有何展望?

玛尔简:我现在在肃南县主持文联的工作,县里每两年拨款10万来奖励那些在文学上表现突出的个人和作品,我们经过多次商议,制定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艺创作成果交流办法》,把文学奖励制度化。我们还举办了“中国裕固族文学创作与研究论坛”,邀请全国的学者来参加。另外,我们出版了杂志《牧笛》,在2009年以前是每年两期,2009年以后改为每年四期。最近这两期,一期出的是“女作家专号”,另一期是“青年作家专号”,对作家进行重点介绍、重点宣传。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为裕固族文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杨玉剑:年轻作家出来非常不容易,需要更多的扶持和引导。我在编刊物的时候,就尽量挖掘优秀的年轻作者,给他们提供相应的版面。稿子来了,我会尽量给他们提供修改的意见,希望尽快帮助他们成长。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创作队伍中来,壮大裕固族作家队伍,把裕固族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慢慢地挖掘出来。

杜曼·扎斯达尔:裕固族作家有着很高的创作热情,每个人都在很努力地写。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应该向贺继新、铁穆尔等裕固族优秀作家学习,向更广阔的文学领域进发。

(采访者:杨春、阿荣、胡艳红、姜可欣、孔林林)

少数民族当代作家系列访谈(三)